



典藏美绘本

DIAN CANG MEI HUI BEN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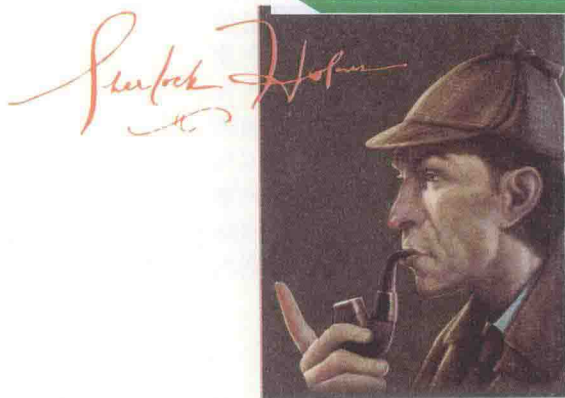
下

Sherlock Holmes

[英] 阿瑟·柯南·道尔◎著

刘昭华 译

 中国纺织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 全集 ①

[英] 阿瑟·柯南·道尔◎著
刘昭华 译

内 容 提 要

福尔摩斯是英国作家亚瑟·柯南·道尔塑造的一个典型的私人侦探形象,具有神秘莫测的探案本领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逻辑推理能力,深受不同时代、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喜爱。本书精选了最具代表性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生动再现了福尔摩斯在侦破为爱寻仇、因财生恨、族人相残等一桩桩血案和阴谋中所表现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形象展示了正义与邪恶的激烈交锋,良知与罪恶的灵肉搏斗,亲情和法律的两难抉择,爱情和金钱的现实考验……故事的地域背景广阔,横跨欧美,情节曲折紧张,悬念丛生,对话机警利落,对理解欧洲文化、培养观察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将大有帮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全2册/(英)柯南·道尔著;
刘昭华译.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80-0383-9

I. ①福… II. ①柯… ②刘…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7751号

策划编辑:匡科 赵晓红 责任编辑:郝珊珊

责任印制:储志伟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A407号楼 邮政编码:100124

销售电话:010-87155894 传真:010-8715580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 faxing@c-textilep.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2119887771>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29.25

字数:320千字 定价:68.00元(全2册)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目 录

上 册

一 血字的研究.....	001
1. 福尔摩斯先生.....	002
2. 花园街惨案.....	006
3. 探访警察约翰.....	011
4. 广告引来的客人.....	013
5. 公寓谈话.....	015
6. 一线光明.....	017
7. 真相大白.....	020
8. 尾声.....	026
二 四个签名.....	031
1. 科学的推理.....	032
2. 离奇的珍珠.....	036
3. 秃头人讲故事.....	041
4. 樱沼别墅惨案.....	046
5. 寻找“曙光”.....	053
6. 线索中断.....	059
7. 凶手的末日.....	065
8. 琼诺赞的奇异故事.....	072
三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089
1. 手杖的猜测.....	090
2. 巴斯克维尔疑案.....	093
3. 中断线索.....	102



4. 初到庄园	110
5. 华生的报告	122
6. 华生日记摘录	138
7. 山岗上的人	147
8. 沼泽惨剧	159
9. 巴斯克维尔猎犬	171
10. 案件回顾	197
四 恐怖谷	209
1. 夜之血案	210
2. 疑情丛生	215
3. 寻访与巧遇	219
4. 黄昏的埋伏	231
5. 谜案解析	236
6. 美国故事	239
7. 卧底巧缉凶手	243
8. 亡命天涯	246

下 册

五 波西米亚丑闻	249
六 红发会	279
七 五粒橘核	309
八 最后的问题	333
九 空房子	355
十 第二块血迹	379
十一 魔鬼脚	409
十二 狮鬃毛	435

A large, dark brown silhouette of a man wearing a cap and smoking a pipe,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The silhouette is set against a large, light-colored circular background. The man's profile is facing right, and he is holding a pipe to his mouth with his right hand.

五

波西米亚丑闻



福尔摩斯对她的称呼一直都是“那位女人”。除了这个称呼之外，我还很少听见他用别的什么称呼提起她呢！在他的心目当中，她是属于一种才貌超群的女人，没有其他女人能与之媲美的了。在这里我并不是说他对艾德勒有类似什么爱情之类的感情。因为对于他那种很强调理性、又严谨刻板 and 冷静沉着的人来说，一切的情感，特别是爱情这类事，都会成为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他就像是世界上一架用于推理和观察之中堪称是最完美无瑕的机器。

如果把他仅仅作为一个情人的话，他却常常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错误的位置中。他这个人是从不会去说一些温情的诸如情话之类的语言的，他还有一些暗自高大的姿态，讲话时常带着一些讥讽和嘲笑的口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温柔的情话是被接受的，因为它对于揭示人们的动机和行为是再好不过的东西了。

但是对于像他这样一位训练有素的侦探理论家来说，就不容许这种情感侵扰属于他自己的那种细致严谨的性格，这样很容易就会使他分散很多精力和心理注意力。在精密中落入沙粒，或者使他那特高倍的放大镜产生了裂纹，都不会比在他这样的性格中掺入一种强烈的感情，对他来说更起扰乱作用的了。但是只有这么一个女人，那就是已故去的艾德勒小姐，还依然存在于他那模糊的记忆中。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我很少和福尔摩斯相见。在我结婚之后就和他渐渐少有往来了。我的生活过得完满幸福，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成为一个家庭的主人，从而在内心中产生家庭乐趣，这简直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但是福尔摩斯这个人他依然是豪放不羁，他厌恶社会上一切繁杂的礼仪形式，所以现在他还依然住在我们以前那所位于贝克街的公寓房子里，整日埋头于一堆书中。他像往常一样，时而服用可卡因，时而又充满活力，就这样交替地处于药物状态和热烈性格的旺盛精力中。



如往常一样，他仍然还是一心研究一些犯罪行为知识，并用他那卓越的才能试图破解那些难解之谜。我有时会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情况：比如敖德萨的特雷波夫暗杀案，关于侦破亨可马里非常怪的阿特金森兄弟惨案，以及关于他为荷兰皇家完成得那么微妙和出色的使命等。对于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我和其他的每一位读者一样，仅仅是从报纸上读到的。除此之外，关于福尔摩斯的其他情况我还是知道得很少。

在1888年3月20日的那个夜里，我从某个地方出诊回来的路途中，正好经过贝克街。对于久违的那所老住宅房子的门，我记忆犹新。在我心中，我总是把它同我所追求的梦想和青春或者别的带有激情的东西并存。当我行走在路上，恰好路过那大门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要想与福尔摩斯谈谈的强烈愿望，想了解他那非凡的智力目前正倾注于什么问题之中呢？

福尔摩斯那几间屋子里面依然灯光明亮，我仰视着他的住所，可以看见他那清瘦高挑的侧影被灯光反映在窗帘上摇晃，他有两次掠过客厅，好像是头低垂在胸前，两手紧握在背后的样子，他此时正迅速又急切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我对他的各种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都比较了解，所以对我来说，他这种姿态和举止立马就让我知道他正投入地工作。他一定是刚从服药后的恍惚中起身，正在思考某些新问题的线索。于是，我上前按动了电铃，他开了门后引我进到屋子里。

他的态度显得不是很热情似的，这种情况我往常很少见到过，但总的来说，他再次见到我应该是很高兴的吧！他坐在那里几乎是一言不发，可他的目光依然还是熟悉亲切的，他指着一张扶手椅让我坐下来，递给我一支雪茄烟，并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示意我随意饮用。之后他就安静地站在壁炉前，用他那独特的内省似的神态看着我。

“我感到结婚对你来说是件很合适的事，”他说，“哈哈，华生，



我看你好像从我们上次见面到现在，体重至少增加了七磅半吧。”

“是啊，体重刚好增长了七磅。”我回答说。

“是吗？华生，据我的观察，你现在又开业给人看病了吧。可是你过去没告诉我你打算继续行医的事啊。”

“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当然是我看出来的了，是我刚才推断出来的。我还知道你最近一定常常被雨淋到，而且家中还有一位笨手笨脚粗心大意的女仆。”

“哈哈，福尔摩斯先生，你简直是太厉害了啊。我敢说如果你要是存活在几个世纪以前的话，一定会被一些人用最严酷的刑罚处死的。的确如你所说，就在星期四的时候，我曾步行到乡下去过一趟，回家时就被雨淋得一塌糊涂。可是我已经换了衣服，真想象不出你是怎样推断出来的。至于玛丽，我那个女仆人，她简直是不可救药，我的妻子已经打发她走了。但是这件事我也看不出你是怎样推断出来的。”福尔摩斯不禁笑了起来，搓着他那双细长的手。

“其实要想知道这些事，都是很简单的呀，”他说道，“我的眼睛就能告诉我一切了，在你左脚那只鞋的里侧部位，炉火的光刚好照得到，我看到那个面上有几道平行的裂痕。我觉得裂痕是由于有人粗心大意地顺着鞋跟刮泥时造成的，所以我就推断你曾经在恶劣的下着雨或者很泥泞的天气中出行过。并且，你脚上穿着的皮靴告诉我，这种特别难看的裂痕一定是那些伦敦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女佣干的。至于我是怎么知道你现在开业行医这事，那是因为你走进我屋子的时候，身上带着很浓的碘的气味，你的右手食指上带有硝酸银的黑色斑点，你的大礼帽右侧面鼓起一块，表明你曾在那里放过你的听诊器，我要推断不出你现在是在做医药行业，那我就真够愚蠢的了。”

我简直是太佩服了，他解释这个推理的过程是那样地轻松，我不禁



笑了起来。“听你讲这些推理，事情仿佛总是显得那么简单，几乎这些事都在推理之中变到简单得可笑的程度，甚至我觉得我也能推理。每次在你解释推理过程时，我对你的下一步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但过后我还是会觉得，这些我都能办得到。”

“确实是如此啊，”他边说话边点燃了一支烟，倚靠在扶手椅上，说道，“人往往只是在看而不是在观察。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比如说，你常看到从下面大厅到这间屋子的梯级吧？”

“没错，经常看到啊。”

“你曾看到它多少次了？”

“嗯，这个我想不下几百次吧。”

“好啊，那么它一共有多少梯级？”

“具体多少梯级这个我不就知道了。”

“这就对了！因为你没有观察，而只是在去看。这恰恰是我要指出的要害所在。我知道那个楼梯一共有十七个梯级。因为我不但去看它而且也很仔细地观察。顺便说说，由于你对这些小问题有兴趣，又由于你善于把我的一两个小经验记录下来，你对这个东西也许会感兴趣的。”他把一直放在桌子上的一张粉红色的厚的便条纸扔了过来。“这是最近一班邮差送来的，”他说，“你念念看。”

我接过这张便条，上面没有写任何日期，也没有签名和地址。

上面写道：“某位先生将在今晚七时三刻来访，有重要的事要和阁下相商。我们知道阁下最近为欧洲一位王室出力效劳过，这就表明，我们委托阁下去承办这件难于言喻的重要事情，是可以信赖的。关于阁下的美誉已经是四方皆知了，我们很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来访者如果戴着面具，请阁下不要介意。”

“这好像是件很神秘的事啊，”我说，“你觉得这是什么意



思呢？”

“我还没有找到任何论据来说明事实。在我们得到这些事实之前就加以推测，现在只有这么一张便条，你看能不能从中推断出些什么来？”

我仔细辨别笔迹，观察这张写着字的纸。

“我觉得写这便条的人大概相当阔绰吧，”我尽力模仿福尔摩斯的推理方法，“这种纸是很贵的，纸质特别得结实。”

“特别的纸，没错，”福尔摩斯说，“这张纸根本就不是一张英国制造的纸。你举起来向亮处照照看。”

我将纸举起来向着光，看到纸质纹理中有一个“E”和一个“g”、一个“P”以及一个“G”和一个“t”交织在一起。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福尔摩斯问。

“可能是制造者的名字吧，更确切地说这是他名字的交织字母。”

“不对，我觉得这个‘G’和‘t’代表的是Gesellschaft，也就是德文中的‘公司’这个词。像我们的GO这样一个惯用的缩写词一样。当然，P代表的是Papier，是纸的意思。而Eg，Egria，那是德语的国家之中，在波希米亚，离卡尔斯巴德不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因瓦伦斯坦卒于此地而闻名，同时也以玻璃工厂和造纸厂的繁荣著称。’哈，我觉得你应该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了吧？”他的眼睛发光，喷出一口香烟。

“就是说这种纸是波希米亚制造的。”

“对了。而写这张纸条的是个德国人。你是否注意到他书写时有些句子的特殊结构？法国人或俄国人是不会这样去写句子的。只有德国人才习惯于这样乱用动词。所以，现在有待查明的是这位用波希米亚纸写字、戴面具以掩盖真面目的德国人到底想干些什么呢？瞧，我没猜错的话他已经来了，他正在朝房屋走来。”



我们话声刚止，就听见外面街道上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和马车轮子的轧轧声，接着有人拉动了门铃。

“听这个声响好像是两匹马，”他说着朝窗外瞧了一眼，“一辆可爱的小马车和一对漂亮的马，每匹值一百五十尼。华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了这个案子可有的是钱。”

“我想我还是该走了，福尔摩斯。”

“不不，这是哪儿的话，华生，你就待在这里。这个案子看来很有趣，错过它那就太遗憾了。”

“但是你的委托人他们……”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现在说不定还需要你的帮助。他来啦。你就坐在椅子上，医生，好好看我们说什么吧。”

我们听到一阵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先是在楼梯上，然后在过道上，到了门口骤然停止。接着是响亮和神气活现的叩门声。

“请进来！”福尔摩斯说。

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的身材不下六英尺六英寸，胸部宽阔，四肢有力。他的衣着华丽，但是他那富丽堂皇的装束在英国这种地方显得有点近乎庸俗。他的袖子和双排纽扣的上衣前襟的开衩处都镶着宽阔的羔皮镶边，肩上披的深蓝色大氅用猩红色的丝绸做衬里，领口别着一只用单颗火焰形的绿宝石镶嵌的饰针。

加上脚上穿着一双高到小腿肚的皮靴，靴口上镶着深棕色毛皮，这就使得人们对产生外表粗野奢华的印象。他手里拿着一顶大檐帽，脸的上半部戴着一只黑色的盖过颧骨的遮护面具。显然他刚刚整理过面具，因为进屋时，他的手还停留在面具上。由脸的下半部看，他嘴唇厚而下垂，下巴又长又直，显示出一种近乎顽固的果断，像是个性格坚强的人。





“你可曾收到我写的条子了？”他问道，声音深沉沙哑，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我曾告诉过你，今晚要来拜访你。”他打量着我们两个人，好像拿不准该跟谁说话。

“请坐吧，”福尔摩斯说，“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和好搭档，华生医生。他经常帮助我办案。请问，您怎么称呼？”

“你们可以称呼我为冯克拉姆伯爵。我是身在波希米亚的贵族。我想先生，你的朋友一定也是位值得尊敬和十分审慎的人，我一定也可以把重要的事托付给他。否则，我宁愿跟你单独谈谈。”

我听到他高傲地说完这些，就站起身来要走，可是福尔摩斯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推回原座。“他是我可靠的助手，要谈你就当着我们两个一起谈，再就不要谈，”他对来客说，“在这位先生跟前，什么事您都可以跟我谈的。”

伯爵耸耸肩说道，“那我首先得约定你们，这件事要在两年之内做到绝对保密，两年后这事就无关紧要了。目前说它重要的也许可以影响整个欧洲历史的进程都不过分。”

“这你就放心，我们保证履约。”福尔摩斯答道。

“我也会的。”

“我带着这个面具你们不会在意吧，”这位客人继续说道，“派我来的贵人不愿意让你们知道他派来的代理人是谁，因此我可以立刻承认我刚才所说的并不是我真正的称号。”

“这我知道。”福尔摩斯冷冰冰地答道。

“情况十分微妙。我们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尽力防止事情发展成一个大丑闻，以免使一个欧洲王族遭到严重损害。坦率地说，这件事会使伟大的奥姆斯坦家族，即波希米亚世袭国王受到牵连。”

“这我也知道。”福尔摩斯喃喃地说道，随即坐到扶手椅里，合上



了双眼。

在来客的心目中，他过去无疑是被刻画为欧洲分析问题最透彻的推理者和精力最充沛的侦探。这时我们的来客不禁对这个人倦怠的、懒洋洋的体态惊讶地扫了一眼，很明显。福尔摩斯慢条斯理地重新睁开双眼，不耐烦地瞧着那身躯魁伟的委托人。

“要是陛下肯屈尊将案情阐明，”他说，“那我就会更好地为您效劳。”

这人从椅子上猛地站了起来，激动得无以自制，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接着，他以一种绝望的姿态把脸上的面具扯掉扔到地下。

“你说对了，”他喊道，“我就是国王，我为什么要隐瞒呢？”

“嗯，真的吗？”福尔摩斯喃喃地说，“陛下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了，今天要跟我交谈的是‘卡斯尔—费尔施泰因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戈特赖希·西吉斯蒙德·冯·奥姆施泰因。’”

“不过，这你要能理解，”这位来客又重新坐下来，用手摸了一下他那又高又白的前额说道，“你要理解，我是不习惯亲自办这些事的。可是这件事是如此微妙，以至于如果我把它告诉一个侦探，就不得不使自己任人摆布。我是为了向你征询意见才微服出行从布拉格来此。”

“那么就请您谈问题吧。”福尔摩斯说道，随即又把眼睛合上了。

“我简单地说吧，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五年前，我前往华沙长期访问期间，我认识了大名鼎鼎的女冒险家艾德勒。你一定很熟悉这个名字。”

“医生，请你在我的资料索引中查查艾德勒这个人。”福尔摩斯喃喃地说，眼睛睁也没睁开一下。他多年来采取这么一种办法，就是把有关许多人和事的一些材料贴上签条备查。因此，要想说出一个他不能马上提供起情况的人或事，那是很不容易的。关于这件案子，我找到了关



于她个人经历的材料。它夹在一个犹太法学博士和写过一起关于深海鱼类专题论文的参谋官这两份历史材料中间。

“让我瞧瞧，”福尔摩斯说，“嗯！1858年生于新泽西州。女低音，嗯！意大利歌剧院，嗯！华沙帝国歌剧院首席女歌手，对了！退出了歌剧舞台，住在伦敦一点儿不错！据我理解，陛下和这位年轻女人有牵连。您给她写过几封会使自己受连累的信，现在则急于想把那些信弄回来。”

“一点儿也没错。但是怎么才能……”

“你曾经和她秘密结过婚吗？”

“并没有。”

“没有任何合法的法律文件或证明吗？”

“没有。”

“那我不明白了，陛下。如果这位年轻女人想用信来达到讹诈或其他目的时，她怎么能够证明这些信是真的呢？”

“有我写的字。”

“哈哈！那是伪造的。”

“我私人的信笺。”

“说不定也是偷的呢。”

“有我自己的印鉴。”

“也可能是仿造的呢。”

“有我的照片。”

“照片是买来的。”

“但我们两人都在这张照片里，那是一张合影。”

“噢，天呐！那就糟了。陛下的生活的确是太不检点了。”

“我当时真是疯了，精神错乱。”



“这已经对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当时我只不过是个王储，我还很年轻。现在我也不过三十岁。”

“那就必须把那张照片重新收回。”

“我们已经试过，但是都失败了。”

“陛下必须出钱，把照片买过来。”

“她一定不卖。”

“那么就偷吧。”

“我们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有两次我出钱雇小偷搜遍了她的房子，一次她在旅行时我们调换了她的行李，还有两次我们对她进行了拦路抢劫，可是都一无所获。”

“那张相片的痕迹一点儿都没有？”

“一丝一毫都没有。”

福尔摩斯笑了，说道：“这完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但是对我来说，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国王用责备的口气顶了他一句。

“十分严重。的确如此。那她打算用这照片干些什么呢？”

“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我毁掉。”

“怎么个毁法？”

“我是个即将结婚的人了。”

“我听说了。”

“我将和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二公主克洛蒂尔德·洛特曼·冯·札克斯迈宁根结婚。你可能知道他们的严格家规吧。她自己就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只要对我的行为有丝毫怀疑，这婚事就会告吹。”

“那么艾德勒呢？”

“威胁着要把照片送给他们。而她是会那样做的，我知道她是会